

鐵
史

冊五

赤子
游
船
PDG

重訂路史發揮目錄

宋

盧陵

羅必晉

明

仁和

吳弘基訂

明易象象

易之名

周易次解

辯史皇氏

辯葛天

論辨所起

論三易

跋三墳書

女媧補天說

共工有三

共工氏無霸名

共和辯

共工水害

禹治黑水

雨露說

羲和之說無稽

神農琴說

論太公

太公舟人說

夷齊子南

論伊尹

伊尹無廢立事

黃帝輕重之法

黃帝乘龍上昇說

論槃瓠之妾

卷一

辯玄囂青陽少昊

論史不紀少昊

明三正

青陽遺妹

辨伯翳非伯益

原焚

理李二氏

老子化胡說

論恒星

佛之名

佛之俗

道以異端明

九合諸侯

佛氏太盛遠天謹

益為朕虞佛氏戒然

辯四皓

稷契攷

周世攷

夢齡姜竹書

魯周王者禮樂明堂位

獲麟解

明微子

氏姓之牒

卷三

堯舜禹非謚辨

易論謚法書蘊淘

九錫霸者之盛禮

翼禪非求為異

辯帝堯冢明舜鳥事

論舜不出黃帝

舜不幸以孝名并康吳

大麗說

韶說

夔說

申都

辯帝舜冢

堯舜用人

論治水先後

煬帝水戲

貢濂非不善

辨塗山伯益

小弁序

夏氏戶口

關龍逢桀紂事多過實

伐桀升陥辨

湯遜鮮許縣舊

小人勿用

路史絕筆

重訂路史發揮全本

卷之一

論太極

孫月峰曰
胡處如
圓中偶
方園中偶
皆非智處
行及吳終
日問卜筮
該義理而
不出猶人終
日言宗祖
知其偶終
千萬而不
如大一而二

道不可以言知。言之愈希夷。性不可以辨索。辨之益晦惑。性與道固非言與辨之所能竟也。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奚述焉。其欲聞之也。可謂至矣。而性與天道。終不得而聞之。豈非上焉者示其朕已。得于言辨之表。而下焉者不得其所以言。愈曉而愈瞀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夫太極之與兩儀。四象八卦。析而語之。則一十有五。合而言之。則一一即太極。而太極者即太一也。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惟有性而無形。其與兩儀四象八卦。與我偕生。一時具備。而未嘗生未嘗死。者也。蓋有中。則有兩位。八極四方。有太極。則有兩儀。四象八卦。大自天地。細臻萬象。物物具之。而無餘欠。有形有色。孰不具此極此儀哉。傳曰。太極元氣。含三為一。曰含三者。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也。太極與兩儀。即二。而兩儀與太極。即三。一即三。三即一也。豈惟含三。五十有五。莫不具焉。猶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焉。余是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惟其有與天地萬象。融和合一。而無所先後終始。是故道得之。而為太一。天得之。而為天一。帝得之。而為帝一。萬物無不稟而謂之命。無不本而謂之性。無不生則謂之天。無不主則謂之心。自古自今。無時而不存。亦無時而不有。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遯。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今夫果核之未坼也。斯以謂太極也。方其未坼。固具兩儀。兩儀之間。兩桑自具。兩桑之具。即人字也。蓋所謂桃梅杏人者。三才之道。一時

生三三
無窮也
人仁字人
古仁人庄
之而為仁
士仁人土
物之出土

伊川先生
曰世人人說
電蛇做
初恐無是
理者未亦
有之昔王
泰政在五
台山見蛇
金水吐
劉法師書
在興慶府
見多
西山見
臂大一行
蛇如子
試讀結束： 請安主本請往線購头： www.ertongbo.com

具足於此見矣。一生為厓。厓與人同。所謂側厓。是故木之性。仁而善謂之穀。皆有生之理也。方夫兩桑以謂之人。迨其全土復生兩桑。兩桑復生則為父矣。父者人之著者也。故孔子曰仁者人也。方核木塘。人在其中。是以賜果君前核則懷之人存焉。余由此觀之人。雖一物而與兩儀並生。其於萬物也殊矣。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為萬物之靈。可不重邪。嗟乎。子則不言。荀揚之徒奚擇焉。後荀揚者可得而知矣。始予默探。於是以謂可與易者。惟有字學。欲著成書。惜乎許叔重王安石輩不足與言也。爰伸佔畢。惟特立後起者與明焉。

明易象象

易者明象之書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贊天下之故。窮造化之隱。而其妙有不得而言傳者。於是擬之形容。近而身。遠而物。一皆取而寫之於象。以見焉。茲聖人之大惠也。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方三畫之未峙也。固已有是象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皆以象而告者也。是故八象立而八卦之義見矣。非惟八卦而六十有四。莫不皆有象也。澤中之火。山中之天。豈故為是夸哉。大腹白眼。豕塗鬼車。語譬淺鄙。而取類甚大。蓋不求之顯。則幽不得而闡。不取之近。則遠無自而明。內外上下。遠近小大。是必交互反錯。遞相煥發。而後理無餘蘊也。抑又求三百八十四爻。一皆有象。而曰易曰象。是亦一象也。易者退也。日月更過而相貿者也。遯也。瘦去匿退而迹焉者也。至於象則像此而已。景兆彷彿而象之章也。即而言之。則易與象象。亦以三物取名。易取於易。象取於象。而象取於象。何謂也。易者虛螺之。

遯與遯同。遯猶搏也。如玄之有測象猶想也。如玄之有擬

遯甲者起數藏匿法也。豚之放者一起足而有隱去之意

曰

蓋形也者象之著。而象也者

中欽水
盡吐為雲

雲螭形

狀如龍

陰是氣

相感應使

作他如

正是陰

徵之時

所以下雷

必應

一小類書

亦似易例

小類書

名守宮是矣。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本其變也。易即剝易蠍蠍是也亦曰不蠍曰辟宮曰龍子曰齊曰婦蠍善治地疾俗呼地師一曰地母母一曰十二時每時一變色故正名曰易鏡以象者茅犀之名。

朱砂則丹漢武用之宮闈爲守宮之術與龍通氣故禱而用之又能噓電與魚合六爻相應使

神是矣。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彖者取於幾也。象亦曰茅犀狀如犀而小一角喜知萬象則直取其吉山交廣諸山有之土人謂之精神萬象則直取其巨細悉皆相類又近視之與遠無異是故謂之象身具十二少肉惟鼻其本肉隨四季移於四足是故五歲始乳三年一產亦能知吉凶淳化中上苑驯象死上命取其膽不獲問之她鑑淳之前奏足是故易者象也。數諸物以為象聖人之意見矣。如乾之龍坤之馬。小過之鳥損益之龜姤中孚之蟲解未濟之狐。童牝之牛。殹羸之豕。虎豹兎狗羊鼠豚羝牲禽見駒隼雉鴻雞鳴鶴鳳皇咸取而象之。鳳皇見穆王於器則取于牀于几于枕于柂于舟于車于鼓于輿于竇于輻于輪于轂于几于資斧于瓶甕于匡冉。繫弟幕弧矢尊酒簋於服則取于簪于圭于衣于繩于幅于轔于轂于几于資斧于瓶甕于匡冉。帛肇帶纏繩於屋則取于家于室于庭于宮于危于藩于牖于舍于廬蔀屋王居于次于處棟桷門戶於都則取于邑于國于階于衢于城于隍于闕于虛于廟于巷于比隣郊野於物則取于梯于華于杞于瓜于蘭于竹于葦于木于茅于茹于莽于株于蕪蒿于枯楊蕘黎叢棘碩果包桑在天則取于月于斗于夜于星于日于月中是風雲冥晦雨霜堅冰終朝幾望先甲後庚三歲旬季七日八月在地則取于田于淵于河于川于陂于險于泥于干于塗于陰于蔓于繁于磐于邱園于九陵于岐山于穴于沛澤于谷于平陸坎窯林鹿剛幽金玉泉井沙石東西南北在人則取于躬于肩于項于趾于頸于輔于口于鼻于頰于舌于牙于齒于舌于限于陽于尾于足耳目顧面鬚髮腹背脣母腓臂汗血股肱心膂眇跛孕育

陳子曰
可盡者言
不可盡者言
聖人之言非
可一盡

大荆刺刑荷校桎梏則渥尸疾婚娶慶舉齊咨涕洟歌號笑語嗟嗟泣戚儀志意通靈闢盱突來焚弃
靡不飭之猶未離其類也高宗文王王母箕子帝乙鬼方同人弟子康侯大君子夫家人元夫大師夫子
宮人考妣妻婦壯童羣醜臣子童僕主賓朋友丈夫小子女湏姊妹邑人行人寇盜介仇衆族類史巫
商旅武人惡人夷主配主金夫後夫老妻女妻不遠夫首建侯行師幽人文人錫命好爵災眚驅田戰征
耕種憑涉弋羅盟厲言禱元筮失律南狩納約以至弄足黔喙輪音鼙革巢飛蹠躅角旆羽翼杳冥甘苦
方黃朱白孚膏公餗乾肺腊肉飲食烹飪勿與遇毒之類皆比配曾無遺弃謂不如是不足盡其意也
是以彖立而卦明象設而爻顯曾何凝滯之有而後之學者煩荒解溺韋句且不知易之為義何由而詣
其情哉雖然是特一象也若夫龍非惟乾也而坤亦為龍馬非惟坤也而乾亦為馬龍與馬非惟乾與坤
也而坎震亦取象焉是故觸類可為其象合義可為其變學者能因是以索之則可以見羲文之心見羲
文之心則能見天地之心矣羲文之心即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即吾心也見吾心即見易矣今也不因
是以索之徒覩代之人執象以迷易而咎伏羲之費畫以為文王病乃不先明於彖象而欲深求於易此
負苓者之妄人也舍蹄而棄兔舍杭而窮海古今豈有是哉神而明之則必有在矣

易之名

或曰夫子以易來象為三物取名義則然矣敢問聖人之意乎曰予不得而知也賢者之言可以一途盡
而聖人之言非可一途盡雖然請試為若漫言易之說乾鑿度曰易者易也不易也變易也夫易之道廣
矣大矣而乾坤以為首乾坤者易之門也昔者聖人體諸天地先立乎其二卦以為天地日月陰陽鬼神

凡聖人之
聖人之志
而以言論
言其可知
不可知不
如數世之
學

華嚴經曰
文義精析

而六爻為之六子三才。以二卦之畫成六爻之位。而八卦之象著生生之理具矣。畫始於一。立於兩。一奇象天。兩偶象地。是故奇畫成於三而為乾。偶畫成於三而為坤。繇乾之畫交於坤。而三男生。繇坤之畫交於乾。而三女生。自至卦言之一卦之中八卦咸具。是故卦體一立。而分陰分陽。四五上。以上卦陽而為天。初二三。以下卦陰而為地。初三五之三陽為震為坎艮。二四上之三陰為巽離兌。而八卦成矣。初之與三。既以陽畫始終而象震艮。又以二陽而象春夏。四之與上。既以陰畫始終而象離兌。又以二陰而象秋冬。周旋酬酢。有不待夫坤者。故用數三百六十。乾全用而坤全不用。卦變其始。爻變其次。倒卦不足。繼之反類。反類不足。繼之互體。而易道辨矣。此所謂變易也。未有二正。地有二正。而共用二變。以成八卦。天有四正地。有四正。而共用二十八變。以成六十四卦。是故少成之卦。正者四。變者二。而成六。大成之卦。正者八。變者二十八。而成三十有六。純陽卦乾。純陰卦坤。自一陽始復。而為卦六。一陰始姤。而為卦六。二陽始臨。而為卦十五。二陰始遯。而為卦亦十五。三陰三陽。始於否泰。而為卦者二十。凡六十有四。陽自下以順生。則陰反上而逆復。陰自下以順生。則陽反上而逆復。始於乾坤。中于咸恒。而終於既未濟。又可得而變易哉。所謂不易也。故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是故易以變者占。而亦有不變之占。以變易為道。而亦有交易之道焉。而陽畫為剛。陰畫為柔。外卦之畫。來而居。內內卦之畫。往而居。外而交易之理見矣。或順生以往。或逆反以來。或正以交易。或反動相對。而剛柔每兩相易。惟變通也。嗟夫交易之道。予於日月見之矣。月行乎天。三日而成震。初見平度。故震納庚。八日而成兑。初見平卯。故兑納丁。十五日而成乾。納甲。十六日而成巽。始退于辛。故巽納辛。二十三而

諸理齊曰
天大地理
次第來
假從一字
夫子嘗易
是三才者
萬物者
往折子由
義大許叔
立王安石
筆易讀此
妄之學臺
源長之斯
物者無
應自不是
明言者真
理也矣言
不必多

成既差退於而。故艮納而三十日而成坤納乙而消長之道成矣。故曰日月為易謂之日月。而於文正為勿勿月移為散者也。故月散於日下為易散於日上為節相對為明卦而節為物易者物也。所謂朔易留者晦也。明者望也。物者望而食者也。是故西曰朞谷明載東南而朔易二郡乃俱著于東北。今夫日往月來。月往日來。物之易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時之易也。將旦急難。比夜急和。行之易也。熱劇而寒劇而雨。氣之易也。暴石泐雨。積草炎休。勢之易也。地化而蠶。蠶化而地形之易也。魚羣而雁。鳥羣而沉。性之易也。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精之易也。始感而生。終化而死。神之易也。喜而禍伏。懼而福倚。事之易也。是故萬物不易不生。六子不易不成。艮兑以終相易。坎離以中相易。震巽以初相易。始則終。終則始。所以為不窮也。顧可一途盡哉。易內篇曰日月相逐為易。故病有陰陽易者。乃大病之後。文者輒易。男曰陰易。女曰陽易。易者三爻叛也。繇此喻之。日月之交。易斯益均矣。易曰日月合為明。謂明者無踰於日月。全然明非合也。嗚呼安得史籀鍾雲房而與之論哉。逐音籀考

按沈括論日月。或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也。如扇也。若如丸。則其相遇。豈不相礙乎。對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虧可驗。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日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值而無礙。程子有云。日月之為物。陰陽義見之尤盛者也。

同名氏辨

耳目之所接。有不得而盡。世知孔子之謚文宣王。而不知齊之竟陵王子良。與隨之長孫稚。亦曰文宣王。

漢兩龔遂俱為郡太守。而兩京房俱明易災異。然則千歲之久。萬里之遠。其不約而合者。渠可既邪。誰昔
嘗聞有唐堯與虞舜矣。及摭梁史。則又有所謂虞舜者。官丞太常。嘗薦明堂之議。即虞舜同名錄。有漢名
事觀記。蓋而漢史有唐堯為臨武長。堯舜而可名哉。臨武接交州舊貢荔支免諱止之。然桂陽志中汝女居切。

南唐先為臨武長。宜後人惡其僻而易之。時永元中
予起路史。既白祝融氏。共工氏。青陽氏。高陽氏。澤敦氏。與夏后啟商湯。若有巢氏。豕韋氏之不同。
蓋牽於舊說。夏后啟氏而謂與古大庭氏異。却為非是。

南唐先為臨武長。宜後人惡其僻而易之。時永元中
夫經史之間。名氏同者衆矣。如劉弘王褒俱有十一。弘十一見前錄。一北齊豫澤縣公褒十二。張良有九。而張敞王吉皆有八。前錄一漢鑄工見孝成。夷真人自有內傳。然則記錄之下。可勝惑哉。錄見前。士匱士鞅之父也。而乃相革。士文伯也。亦范氏之族與鞅父宣子同名。見昭公六年傳。文或作丐。或疑此為

正字。非也。春秋時人名字亦背相配。文伯之字伯瑕。與楚陽弓之字子瑕。其義正同。而鄭注乞本字子瑕。可乞同義也。襄公三十一年使句請命。句請命。即文伯。范容。妻改。又接人表。士鞅亦有二。一在中土。一在中下。大書載四代。亦既該兩伯夷。
一虞之族。宗一謀。武宗一謀。武

王者雖不在書。孔子所稱也。又杜甫之隸亦有伯夷。見譜。伐木詩。然高陽師伯夷世。或作伯夷。錄從之。則非顏魯公集。顏柏夷誤矣。而論語一書。乃有兩南宮括。世莫察爾。一問辨者。一大公。夫公孫龍為孔門高弟。而顏回為晉代羌師。時事異殊。正得不憲。有如王羲之之仕符健。張華之佐慕容德。韓信降虜。曾參殺人。亦既並時。得不為之投杼邪。昔蕭何善經。俱著同姓名錄。然特不能包刺。即以後世固不勝窮。而在古猶不少。請誦其涉史篇者。左方按古有庸成氏。而黃帝之臣亦曰庸成。求皆作容。別仙侍楊玉時容成公。自稱黃帝師。北又後立赤松子也。伏羲曰蒼牙。而天寓之吏亦曰蒼牙。羲臣曰巫咸。而來人商家曰帝。曰未宣。而為唐刺濮以至離婁。事黃帝。則論彼商臣。王褒傳注離婁黃帝。張若事黃帝。則指夫秦士張儀。共墓成都城者李冰。代之見蜀紀。趙隱仕商國。而亟舉魏賢。時明日者即離朱。魏賢。魏黃門遷秘書監。見魚春典。畧又唐寧

成通中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

馮夷友費昌

而竟談河伯

武王伐商周問兩日

親叔均而思稷子

山海經商均曰淑

均后稷之孫叔均見習朋

而疑齊臣

黃帝臣洽

聞記作彌

贊風后為軒師

鳥問風后見

說伍胥為楚族

黃帝臣見

謂赤松子帝諸侯

皇初平而

以季連為柳惠等

伍子胥亦曰季連

仲衍對

而孔甲為孔子之孫

皆有錯於見聞者也

孔甲黃帝史官而孔子

世孫附亦復若帝譽之臣

有窮之君

俱曰羿而俱以射名

少昊之子曾國之士

曰孔甲又夏后孔甲本誤詳紀中

周章

復若帝譽之臣

有窮之君

俱曰羿而俱以射名

少昊之子曾國之士

曰孔甲又夏后孔甲本誤詳紀中

周章

論遂人改火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必然之理也。伊舌明王之為治也。顧亦豈能違理哉。因天事天不逆焉而已。是故著時令授人時法而建官象以作服。凡以順之也。昔者遂人氏作乾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鑿別五木以改火。豈惟惠民哉。以順天也。四時互變。榆柳青故春取之。桑柘黃故夏取之。桑柘黃故夏取之。榆柳黑故冬取之。皆因其性故可教時疾。予嘗改期焉。蓋子貢惟它族棄用而無識哉。嗟夫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則固不可謂仲尼矣。然則君子又奚必迹繫以貽識者之譏哉。

陳明卿曰
舉火入灌

之月火星
始見因出

氣雖烈火
焚策不禁

也民皆從
其出大之

令李建
成之月火
星始伏固
納之以息
其氣雖鑠
金焚難不
為也

按楔有本
禊秋禊王
右軍禊春
修禊春禊
也劉蕡魯
都賦云索
子水嬉此
秋二七天
漢指隅人
春祓禳國
七月十四
日指秋禊
始遣記曰
踰明國不

之明堂心至是而火大壯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成周盛時每歲仲春命司烜氏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為季春將出火而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民咸從之時則施火令凡國失火野焚菜則隨之以刑罰夫然故天地順而四時成氣不愆伏國無疾癘而民以寧鄭以三月鑄刑書而士文伯以為必災六月而鄭火蓋火未出而作火宜不免也今之所謂寒食一百五者熟食斷烟謂之龍忌蓋本乎此司烜仲春以木鐸修火禁因火出而警之仲秋火入則不警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宮集尚嚴也而周舉之書魏武之令與矣汝南先賢傳陸競郵中記等皆以為介子推謂子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後世為之禁火吁何妄邪是何異於言子胥溺死而海神為之朝夕者乎予初賦湖知此妄說而或者謂昔人言湖無出于子胥者因爲舉書朝宗之語而齊宣嘗欲遊海觀朝舞矣且屈原云熊武子胥游於吳江迺有祠廟當湖頭不知丹徒南恩等湖且復為誰湖耶餘詳後賦予觀左氏史遷之書昌嘗有子推被焚之事况以清明寒食初靡定日而琴操所記子推之死乃五月五非三日也古人以三月上巳祓禊以清明前三日寒食和無定日後世既以一之而又指為三月之三矣周舉傳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以子推焚骸神靈不樂舉火然則介子又將以冬中亡且子胥之死既云五月五日而浙人每春聞鈴舟誰念招魂節此沈佺期三月三日獨州驛州之詩而重開避忌之席大火神物也其功用亦大矣皆更作招魂之引乃王績三月三日賦也並則招屈亦用三日矣非可信也

識四時
夜有火樹
名燧木屈
盤萬項有
鳥名鵠啄
樹則燃然
大出聖人
庶馬因取
小枝以錯

者鮮矣。必以是益知聖人之所以改火修火正四時五變者，豈故為是煩文害俗，得已而已哉？東晉初妻李將河南火渡江云受於祖母王有遺書二十卷臨終戒勿絕火遂常種之傳二百年人色如血謂之處為聖火宋齊之間李姬年九十六以大治病多奇效人為葬之號聖火冢陰雨每見火出冢門者今號其禪家寺前直南小巷也。傳不云乎？違天必有大咎。先漢武帝猶置別火令丞典司爟事。後世乃廢之邪。方石勒之居鄴也。於是不禁寒食而建德殿震及端門寢國西門竈起介山平地洿下者丈餘人禽死以萬數。千里摧折秋稼蕩然。夫五行之變如是而不知者亦以為為之推也。雖然魏晉之俗尤所重者辰為商星實祀大火而汾晉參虛參辰錯行不混和所致。

楊升菴曰：容齋隨筆謂寒食禁火不由介推其言似矣。近觀十六國春秋石勒下令寒食不許禁火。後有水電之異。徐先曰：介推帝鄉之神，歷代所尊，未宜替也。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令百姓奉之。勒又令尚書定議以聞。韋叟曰：子推忠賢，令歸介之間，奉之于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令并州復寒食如初。容齋豈未見此耶？然勒禁天下寒食而至隋唐已復禁火。觀隋李崇嗣善天皆感敵。匝地盡藏烟之句。及元復連昌宮祠自注唐時京城寒火禁極嚴以雞羽入灰有焦者皆罪之。則其禁亦不久也。火禁迨今則絕不知。而四時亦不改火。自胡元入中國。固莽之政也。然寒食不必復改火。乃先聖節宣天道者而可因元人而廢之乎。

辨史皇氏

呂不韋之書曰：史皇作書。倉頡氏也。管氏韓子國語史記俱無史官之說。據世本云：史皇倉頡同階。又云沮誦倉頡作書亦未嘗言為史官也。及韋誕傳玄皇甫謐等。遽以為黃帝史官。蓋肇繆於宋東袁之世本

注云。倉頡沮誦黃帝史官。抑不知東何所據而云。末代儒流莫見其書。更望望文引以為世本。曷有是哉。竊嘗攷之倉頡之號曰史皇。又曰倉帝。河圖說徵云。倉帝起天雨粟。青雲扶日。語亦見之洛書。說河而鴻烈解。言史皇生而能書。是則倉帝史皇非人臣之目明矣。後世徒見其有史皇之名。因謂為史官。余史。豈今之所謂史乎哉。古謂字書為史。故有倉頡史篇之類。揚雄曰。史哉史哉。非史記也。孔子曰。吾學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自後漢徐防始以闕文為是。闕事而蘇軾遂以為馬者。借人乘正之已不能馬。則借於人。人有闕亦可正於己。庸何害而今無矣。夫夫者義之之辭。且上古始制文字者倉頡也。而無懷氏已刻微號。伏羲氏已立書契。俱在炎黃之前。豈得至黃帝而始制文字邪。此崔寔蔡邕曹植索靖顧野王之徒。所以咸謂古之帝者為得之矣。崔草書體。蔡篆書體。成公綏隸書體。雖然。三五曆古史攷。謂在炎帝之世。繁欽硯銘及許叔重皆稱為頡皇云。雖然。之世。誰謂在炎帝時。徐整謂炎黃之間失之。譽復訂之。春秋圖揆命篇云。蒼羲農黃。三陽翊天德聖明。說者謂蒼為倉頡。羲為包羲。與神農黃帝之四君者。俱能奉三陽以輔上帝。益以諱倉頡之為帝。而在包羲之前矣。故河圖王版云。倉頡為帝。南巡陽虛之山。巡狩之事。固非臣下之所行也。昔者孔子嘗曰。封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見者七十有餘君。三皇禪於繹繹。五帝禪於亭亭。三王禪於梁甫。而莊周書言七十二代之封。其有形兆墮壘勒紀者。千八百餘所。興亡之代。可得而稽矣。昔夷吾言於桓公曰。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夷吾所記者十有二。曰無懷。曰伏羲。曰神農。曰炎帝。曰黃帝。曰高陽。曰高辛。曰唐。曰虞。曰禹。曰湯。曰成王。皆受命而後封禪。無懷乃在伏羲之前。是其可

紀者而不識者六十。又在無懷氏前。此皆孔子之得見者。而七十二君之前。又有孔子之不得見者。詩外傳云
古封泰山禪梁父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故頓達則知封禪之文其來久矣上古之世其君夥矣謂文字在伏羲前特未用之教世至伏羲然後始作書契則知封禪之文其來久矣上古之世其君夥矣
壹記以史皇首禪紀梁。未之盡也。以彼其說雖不槩見於經。然士質攷詩書以其所見推其所不見。則自無懷而上可得而論矣。倉帝史皇。宣人臣之號哉。

辨葛天氏

世紀言大庭氏後十一世為葛天氏。而服虔以大庭氏為即葛天氏。敢問所安。曰昔莊周敍古帝曰。惟曰庸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庸氏。伏戲氏。神農氏。如是而已。曾不及葛天。故服虔以葛天為大庭氏。六韜大明所敍。復有共工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而無大庭。中皇。赫胥。此學者之所疑也。班生表古今人物也。庸成乃在共工之後。大庭繼之。而葛天亦在朱襄之後。然自女媧共工。庸成至無懷。一皆敍之包義之下。在遁甲開山圖亦然。世紀從之。故世遂以為皆包義之後代。及其制度無聞。則又以為皆繫包義之制。亦厚誣矣。不惟是也。如固所敍。復點其祝庸氏。軒轅氏。蓋以史記稱黃帝名軒轅。而高陽之代有祝融。謂即其人而點之爾。此孔仲達所以謂無祝融氏。而金樓子與王依莊周所敍而去其軒轅也。彼高誇者更以朱襄為炎帝。鄭康成更以大庭為神農。而六韜所敍共工。且在草廬之後。庸成且在祝融之後。葛天又在朱襄之後。遠離敵固不可勝算。此禮記正義所以謂封禪之書無懷在伏羲氏前。而以為世紀不足信歟。開山圖云自女媧至無懷一十五代合萬七千五百八十七歲外記云一千一百六十年或云五萬七千八百八十二或云十一百六十歲云萬六千八十年此與列子所記楊朱語伏羲以來三萬餘萬歲者無信也

劉恕外記
自開闢主
據麟二百年
歲分為十
紀大半一
紀二十七年
萬六千八
歲云二十
年或云萬
六千八
歲云二
十七年

乃以有巢為提挈之子。遂人為有巢之子。而包羲為遠人之子。大庭無懷而下。則皆以為羲之臣佐。復有天一遁卯者。正以祝唐少昊等為之四帝。居于四方。佐黃帝而為治。此蓋謂月令四方之帝為黃帝及王符著替夫論。又以謂顓帝身號共工。伐少昊氏子曰句龍。生禹。其後裔為商湯。炎帝身號魁隗。其後嗣為伊堯。而以帝嚳為伏羲之後。帝舜為黃帝之後。禹為少昊之後。顓轟頑亂。尤為可憤矣也。

論幣所起

傳曰君有山。山有金。以金立幣。以幣準穀。而受祿。而國殺斯在上矣。金木水火土。天之五財。與天俱生。與物偕行。民並用之。廢一不可。民知飲食衣裳之用。而貨幣作。貨幣作而天下通。聖人守之所以為治也。則其勢之來。其當生民之物乎。昔商之民。有無針而債子者。湯以莊山之金。制幣贖之。夏之民。有無針而債子者。禹以歷山之金。制幣贖之。而沈演論布。以為興於周代。班固桓譚。皆謂夏商靡記何邪。易稱神農氏繕天下之貨。交易而退。是貨幣出於炎帝之前矣。平書博訪古幣。訂以封禪之文。運洗之刻。證以汎簡集綴。古文籀韻。外書集字等識。則有葛天軒轅尊盧之幣。大昊九棘。神農一金。黃帝少昊之貨。鑿貨一金。高陽平陽金。堯皋舜當金策乘馬之類。憲憲如是。是古未嘗不以輕重而為天下者也。古幣皆以代號為別。之為寄品。俱不能辨。如異布中有作承斤。一全者乃大昊之九棘。長寸七分。肩廣一寸。足間六分。右面好。篆文作舌。甚又有作坐山。古者少昊貨也。長廣皆同。有好天寶元年李幼奇得。一種文作降瑞。乃高陽金也。以舌一尺作允陽。命陽平陽。俞蹠者。凡五種。有肉郭皆高陽金也。復有冀斤。至有長寸八分。肩廣寸一分。首廣七分。質直二十八銖。文作豈直三斤。金篆文作串。又二種。大小輕重與此正等。六字亦同。但倒言。之其串作中乃黃帝貨。此幣之最大者。舜皋乘馬。長二十上廣寸二分。下寸三分。正圓。文作尚全。叢足。筋脊。面肉好。皆有周郭。洪範八政。食一而貨二。是

楊升庵
篆有廣陵
狀如十盾
錢有心錢
長且方不
圓善刀
布之處也
與近鑄花
益夫人封
綏及穿鑄
錢相似見
封演及李
南宋孔頤
孝宗諸
鑄錢謂周
五錢謂周
郭上不可磨
金可磨
鑄錢音裕
鉛今俗謂
磨光曰磨
公是也
馮其區
古索而今
靡漢人圖
創制不及
往之私及
政治之譯
則古之非

食與貨必相資而後興。不可一日而無者。則夫貨幣之行。其來遠矣。伏羲之貨。莫錢書。舊譜俱列之于布品。傳稱九棘。播于羲皇。故幣文有采而封演。顧烜咸譜之。周秦之幣。黃帝少昊高陽帝嘗之貨。又皆目為長平異布。汙漫故固。豈復知有古文也。董通之作錢書也。蓋畧辨之。故首之以太昊之幣。亦以謂宜興太昊之前。然有葛天尊盧之幣。而皆著之太昊之後。是又未悉攷也。按幣文有葛季泊云古之葛字。則世以為葛天氏之幣。又有作崇者。王存以爲軒轅氏之幣。謂古軒轅字合爲一。雖未可執然。皇帝氏既自爲皇帝之貨。則此爲軒轅幣信矣。奈何說者復泥史記說幣。止於唐虞。苟襲論幣。出自黃帝之語。而謂貨幣不出于上古。况葛天軒轅。洪荒之世邪。三代書名相變。不一。逮夫虞夏敦歛所見。夏商異文矣。古今書文不同。豈可以籀文而論之。葛天軒轅之幣乎。曰不然。書文聖人所以立制度而示同文也。雖貞猶遁形。術邪異置。然固有便於事。亦遂相因而不改者。夫物固有用於一時。而廢於後世。久復蹈襲。乃與古符者多矣。其數然也。世有隸書。謂王次仲之所創。而臨邑人得齊胡公之銅棺。前銘隱起。皆爲今隸。是隸不出于次仲矣。又烏知不出於上古邪。韓非書云。倉頡制字。自環者爲私。背私者爲之公。而漢人論風氣生蟲。故倉頡制字。以凡增虫而爲風。是則始制之字。初不異漢世也。且誰昔嘗聞之于古矣。包裹氏盡地之制。凡天下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五十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五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所以分壤植穀也。父矛之所起。刀幣之所始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于梁甫者。七十有二家。功業德望。皆在於此。是謂國用。則伏羲之制。亦既大備。及觀管夷吾之對桓公。則知輕重自遠人以降矣。夫自書契而來。君君封禪。七十二家。其文異制。而其立貨幣之效。時則同也。